

古今中外

应变 幽默 奇谋 作木

# 斗智大观



古 今 中 外

应变 幽默 奇谋 诈术

# 斗智大观

上

田耕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目录

周恩来智惩叛徒·····	1
肖伯纳的轶闻·····	44
随机应变·····	49
马克·吐温的机智·····	51
完璧归赵·····	54
巧买彩电·····	56
商人的欲望·····	62
因势利导·····	65
博物学家的妙计·····	67
鬼招治鬼·····	69
唐太宗择婿·····	75
子贡一箭五雕·····	78
讲荒诞的故事·····	84
三道难题·····	87
欲退先攻·····	90
崔鸿画像·····	96
高仁厚平叛·····	99
岳飞的妙计·····	103
嬉笑怒骂·····	106
七擒孟获·····	110

# 目 录

解缙戏财主·····	116
带酒进宫·····	118
神童对尚书·····	123
斜塔上的实验·····	127
跟踪·····	130
教训嫂嫂·····	135
陆稼书私访偷蛋贼·····	137
好上司·····	141
戏班主智救弱女·····	154
林则徐三阵退英夷·····	163
激将法·····	172
千里驹蛋·····	178
聪明的过路人·····	183
巧治媳妇·····	187
审羊皮·····	190
县官与理发师·····	194
王二兴巧戏“看一眼”·····	196
智斗黄金荣·····	202
钱老爷买智慧·····	211
机智的贾克·····	213
农夫戏贪官·····	217
计破黑砂掌·····	219
精明的妻子·····	224
神秘的侦探·····	227

# 目录

三难新郎.....	232
纪昀的能言善辩.....	241
木匠智斗喇嘛.....	243
美人计.....	246
二诸葛与小辣椒.....	265
海瑞巧办胡公子.....	272
滕知县鬼断家私.....	275
“奉旨”投水.....	281
知县斩“皇帝”.....	283
竖立鸡蛋.....	292
“病怕张”巧治惊病.....	295
林肯的辩护词.....	302
菲特列破案.....	304
苏东坡画扇面.....	305
包公巧断凶手.....	308
停电之夜.....	309
新婚之后.....	311
富婆家的珠宝.....	328
王知府巧治奸商惩班头.....	339
长工对诗耍老财.....	343
曹操巧摆奇龟宴.....	347
神秘的小木盒子.....	356
黄金案.....	359
出奇制胜.....	362

# 目 录

巧妙的情书·····	364
智闯三关·····	368
巧用“花帽”计·····	377
智断劫车案·····	382
“神枪手”·····	384
临死服毒·····	386
深夜来客·····	390
女人、金钱和美·····	398
智擒守财奴·····	405
宝 岛·····	407
画中虎·····	414
乞丐的席子·····	417
卡泰丽娜·····	420
急中生智·····	423
孔融闻名门·····	425
巧计救货郎·····	428
河伯娶妇·····	434
伍子胥斗宝·····	440
舌战楚王·····	443
智劫囚车·····	455
自污与自防·····	463
唐伯虎智批状词·····	466
宰相女儿智破疑案·····	468
孙臆与庞涓·····	471

# 目录

曹雪芹巧计救村民·····	495
欧阳修摆泉水宴·····	497
吴道子卖画·····	501
陈毅智擒黑田·····	505
吕甥智对秦穆公·····	507
老谋深算·····	510
汤显祖智判白面狼·····	516
童辉照井·····	520
以柔克刚·····	522
预审员的智慧·····	525
机智的阿凡提·····	530
“天医星”医难症·····	533
神奇的判断·····	535
国王的画像·····	538
三位大臣·····	541
斯大林误中希特勒奸计·····	545
福尔摩斯和“大盗”张洛川·····	547
宋慈智判泥匠·····	558
应变趣事·····	559
同 狱·····	561
白居易巧断鹅案·····	564
关公收周仓·····	570
巧移大肉瘤·····	574
巧断诬告案·····	581

# 目 录

数学家巧破杀人案·····	589
计赚《兰亭序》·····	591
谁是凶手·····	596
鸚鵡告密·····	598
五千个铜钱·····	601
“毒食”计·····	603
陈平过河·····	605
智擒抢劫犯·····	608
女扒手的陷阱·····	612
我是天子·····	619
巧断黄豆案·····	623



# 周恩来智惩叛徒

## 一 叛徒告密 彭湃开会遭逮捕

公元1919年8月24日下午3点50分，大上海沪西新闸路路径院里内，蝉声阵阵，闷热异常。帝国主义工部局的五辆红皮装甲车悄悄驶进弄堂口，从车内钻出大批英国、印度武装巡捕和中国包探。他们持枪荷弹，封锁了弄堂，不准行人进出。霎时，行人惶恐不安，纷纷躲避。

此时，混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商人打扮的王庸和一个伙计打扮的龚麻子，见机迅捷地转向一家小杂货铺走去，掩藏在凉帽下的眼睛紧盯着敌人搜捕着的巷口。

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们径奔12号的一幢楼房。这里是我党中央机关的一处秘密集会点。房主是我党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这时一个领头的矮胖子急步上前，轻叩三下门环，大门随即开了。早已等候在门内的白鑫老婆嘴一呶，示意人在楼上。巡捕、包探们一拥而入，冲上二楼，用枪

逼住屋内正在开会的六个人。

“不许动！”高鼻凹眼的公共租界英籍探长兰普逊掏出拘捕证，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宣布道：“对不起，诸位先生！”嘲弄的鼻音猛地换成豺狼般凶狠的腔调：“查彭湃、杨殷等六人，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华公共租界内非法集会，现予以拘捕。”

“我们抗议！”瘦瘦的白鑫装模作样地喊道。

不由分说，巡捕用亮铮铮的钢质狼牙铐铐住了他们。五个人冷目逼视着面前的敌人。

包探们从床下搜出一面有锤子镰刀标志的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以及《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等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和刊物。兰普逊用手绢揩揩额头上的汗珠，得意地耸耸肩膀说：“先生们，这是些什么？共产党！宣传赤化！”他命令包探们将六人押走。

这时，来人中的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监察员范鸿突然发话：“房主留下。”走在最前面的彭湃迅速地朝白鑫投去警觉的一瞥。白鑫不敢正视他那利剑般的目光，强自镇静地站住了。他尖细的鼻梁上沁出颗颗冷汗。

待被捕的五位同志昂然走出后，范鸿一把拉住最后面的白鑫，不满地质问道：“共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呢？”

白鑫瞅着范鸿愠怒的脸色，战战兢兢地申辩道：“他临时有事，没来参加会议……不过，陈赓过会儿要来拿文件……”

范鸿沮丧地操起桌上的细瓷茶壶使劲一摔，“哐”的

一声，茶壶碎了。白鑫的脸唰地一下全白了，两条细腿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生怕这位暴躁的新主子翻脸不认人。

这时，白鑫的老婆从一旁闪出，谄媚地笑道：“范大哥，那周恩来逃过这一次，下一次决不会逃出您手心的。”范鸠这个杀人魔王，见到已经到手的大鱼漏网了，不由肝火直冒；但转而一想，这次抓到的彭湃也是个威震全国、赫赫有名的共党著名领袖，凭此到南京老头子那儿邀功请赏，本钱也够可以的了。想到这儿，他脸色渐渐平和下来，恢复了常态。

白鑫老婆指着丈夫腕上的手铐，心疼地说：“范大哥，您看……”范鸠安慰她道：“弟妹，先委屈你们一会儿。”随即佯作暴怒地命令道：“押走！”于是，白鑫夫妻俩一同被押下楼去。

到了楼下的庭院，范鸠命令包探头目：“你们在此埋伏，等陈康来接头。凡走进大门的人，无论是男、女、老、少，立刻抓来见我。注意，要活的！”他那肥硕的身躯不堪忍受军装的束缚，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三把两把扯开钮扣，露出胸前一撮黑毛，口中直嚷：“他妈的，这鬼天，真热。”已坐在车内的兰普逊探长鄙夷地一笑，示意开车，“OK。”

载着被捕同志的红皮警车呼啸着驶出弄堂……

站在杂货铺柜旁的王庸、龚麻子强忍着内心的剧痛，目送警车远去。头脑异常冷静的王庸，一到出事地点，看

到敌人这样有计划有目的地逮捕，就意识到党内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不是一般的人，他必定熟知党内的核心机密。现在，事不宜迟，应立即向中央报警，迅速查清叛徒是谁，并及时通知有关人员马上转移。

他们俩警觉地发现巷内还有便衣特务。王庸当机立断，以目示意，两人分道而行。转到另一弄堂口，王庸才给龚麻子交待了报警的任务。此刻，海关大钟刚敲四点，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更加闷热了。

## 二 紧急应变 伍豪布置新任务

当晚，满天繁星。在上海市区的某秘密住宅内，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应变会议，听取了中央特科领导人陈赓（化名王庸）的汇报。

中央特科是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而创建的一个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保卫组织。它在中央特委周恩来（化名伍豪）直接领导下工作。王庸，这年33岁。他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向广东潮汕进军途中左腿负了重伤。党组织安排他到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治疗。腿伤痊愈后，便担任了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他是个谋略过人、文武双全的领导者。清瘦的脸庞上架着副珣琅眼镜，温文尔雅。从外表上看，谁也不会想象出他会干出那些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业绩

来。

此刻，他扶了扶眼镜架，神色凝重地汇报道：“据调查，这次逮捕的策划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员范鸠。他是会同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一起行动的。被捕的同志中有我党的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的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五位同志……”

参加会议的人神情严肃，意识到这次出事的严重性。

王庸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干燥的嗓子，继续说：“告密出卖这些同志的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啊！”“是他？！”众人中知道白鑫历史底细的都大吃一惊。

叛徒白鑫是黄埔军校一期生，1927年曾在叶挺同志的二十四师教导营任党代表，1928年参加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工作，1929年调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因工作关系，他手中掌握着我党中央大量高度核心机密：党组织的名单，活动地点，以及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址。想不到这个平时表现不错的人会成为叛徒。幸亏我党中央特科在敌特机关安排了关系，王庸才能迅速摸清叛变者的真实情况。

主持会议的中央军委书记伍豪同志，剑眉紧拧，神情严峻地下达命令道：“立即废止白鑫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他关切地问：“他知道的所有同志都转移了吗？”

胖胖的李科长点点头说：“四点十五分，我接到王庸

同志的情报后，立刻安排有关同志撤退转移了。只是彭湃同志的住处已被敌人包围，他的小儿子彭洪下落不明。”

“马上去找。”伍豪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伍豪继续说：“彭湃同志的母亲周老太太现流落澳门，我们要马上派人将老人家接来。其他被捕同志的亲属，也要妥善安置，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绝对安全。老李，你负责办一下。办完后，详细情况向我汇报。”

“是！”老李接受了任务，庄严地回答道。

街上突然响起一阵警笛声。疯狂的敌人正按照叛徒提供的地址进行全城性的搜捕。众人忙熄灭了灯，摸出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黑暗中，大家屏神敛气，聆听着窗外的动静。王庸攥紧了手枪，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掩护伍书记安全撤退。

一会儿，警笛声渐渐远去，大家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见敌人这么猖獗，胖老李愤愤地直搨扇子出气。

年仅 33 岁的伍豪老成持重，遇事沉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扫视了大家一眼，继续布置任务说：

“被捕的同志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央给特科的任务是：一、全力营救被捕的同志，特别是彭湃、杨殷同志；二、侦查叛徒白鑫的行动，坚决予以制裁！”他停了一下，加重语气强调说：“叛徒知道我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红队的同志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这次行动由我和王庸同志直接负责。”

· 红队是中央特科下面设立的一支专门保卫党中央的队

伍。队员们都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有的曾在军委特务处工作过，有的是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里选拔来的优秀分子，富有地下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神出鬼没，使那些叛徒们为之丧胆。当时上海人人称呼红队为“打狗队”。

伍豪掏出怀表，一看，时针已指着八点半。随即说道：“下面请王庸同志谈谈具体行动计划。”

### 三 狼狈为奸 范鸩狂妄布钓饵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工部局新闸捕房灯火辉煌，天花板下老式吊扇呼呼地旋转着，台上的留声机奏出优雅活泼轻松的小夜曲，回旋在整个房间内。隔壁房间却不时传来几声犯人受刑时的惨叫声。

这时的白鑫神色惨淡，满脸病容。他坐在远离电扇的地方。范鸩起身走近他，讨好地说：“白老弟，大哥我已为你向南京蒋主席邀功请赏了。日后老弟飞黄腾达，可别忘了你我同乡之谊啊！”

白鑫转动着细小眼珠，矜持地回道：“哪里，哪里。范大哥提携引荐之恩，小弟自当刻骨铭心，他日图报。”可是他的内心却在这样的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叫你这个胖草包尝尝我的厉害。

范鸩迈着八字步在室内踱来踱去，脸上掩饰不住一副

小人得志的猖狂劲儿。

两人正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忽然兰普逊探长偕一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位中年人姓杨，单名辉。约摸四十出头。进门来，拱手笑问道：“范老兄，这位就是弃暗投明、效忠党国的志士白鑫——白先生吧？”范鸿一面回答，一面忙作介绍：“这位是中央驻沪的杨特派员。”

白鑫一见，顿时从沙发上跳起来，毕恭毕敬地敬礼说道：“特派员，您好！”

杨辉笑道：“久仰，久仰。老弟，军人出身？”

兰普逊跟上插话道：“你们C·P（共产党）中的黄埔生不少哇！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陈赓就是嘛！”

白鑫谨慎地答道：“周恩来曾经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赓也是黄埔一期生，和我是同学。”

杨特派员笑眯眯地说：“党国添了你这位军事专家，知己知彼，就更好对付C·P了。”突然他话锋一转，直指范鸿：“我说，范督察员，你可不够朋友啊。怎么事先也不跟兄弟打声招呼，就抢了头功，却让周恩来、陈赓漏网了！”

这席话的潜台词是：你范鸿没向我汇报，仓促行动，才使周恩来、陈赓得以逃脱。范鸿面对这位地位比他高、又深得工部局洋人宠信的特派员，心中虽不是滋味，但表面上却不敢顶撞。他不得不摆出一副负荆请罪的架式，皮笑肉不笑地陪着小心说：“特派员，情况紧急，实在来不及请示您，还请特派员多多海涵。详情明天兄弟请特派员



到新雅酒店仔细谈谈。”

特派员微微一笑说：“哪里，哪里。都是为了党国嘛。此次共党首领已擒，赤祸指日可熄。”

范鸿忽然想起自己的使命，他对兰普逊说：“探长先生，鄙国政府的意见，想请贵工部局早点将五个C·P要犯引渡给我们。”说完，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纸公文交给兰普逊。

多次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兰普逊，早有暗谋。他将公文扔在一边，故作为难状说：“这……这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杨辉应声道：“是啊！别操之过急。英美政府最讲究法律程序的。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他打着哈哈，岔开话题说：“这小夜曲多么迷人啊，探长先生！”

范鸿碰了个软钉子，肥嘟嘟的腮帮气得一鼓一鼓的。坐在旁边的白鑫忙用脚碰碰他，提醒他另打主意。范鸿忽然一拍大腿说：“噢，我差点忘了。”他又从包中取出一个纸盒，说：“探长先生，有件东西请您这位古玩权威鉴定一下。”

一听说有古董，兰普逊坐不住了。他立刻转过身来，用贪婪的目光紧盯住范鸿的双手。范鸿剥开层层包装纸，最后露出来的是一只造型奇特、光釉照人的青瓷花瓶。兰普逊仔细端详，爱不释手，以行家的眼光点点头说：“宋代珍品。密斯脱杨，您来看……。”杨辉凑前一看，果然是件宝物。他惊讶道：“此乃我宋代皇宫御品，世所罕见，